

河东风物

地名探源

泛舟禅师塔：

见证河东佛教文化的厚重历史

由绛县睢村村名说开去

□王伟栋

盐湖区大渠办有个寺北村，为何叫寺北村，是因为这里从前有一个报国寺。只是报国寺不知何年被毁，现存寺庙遗址上，仅有一座砖塔。此塔名为泛舟禅师塔，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据管理员王万朋介绍，此塔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，是全国现存罕有的保存完整的圆形唐塔。这是一座灵骨宝塔，是唐代报国寺禅师泛舟圆寂后，好友为其筑塔而祀。

□记者 薛丽娟

少有的唐代圆体砖塔

泛舟禅师塔整座塔的造型颇具印度风格，据王万朋师傅介绍，当时是专门请伊朗人设计的该塔，前前后后建造了近30年，这在中国的塔史上，是少有的事。

塔总高约10米，分为塔基、塔身、塔顶三部分。

整个塔基全部采用的是唐朝特制砖，砌成了圆筒状。唐代的砖和现在的砖几乎没有两样，所以塔上有部分砖呈青色，是后人修复的。

塔身换了另外一种长形砖砌成了柱形，其上雕有莲叶和菱形花样装饰一周，造型古朴典雅、浑然天成。

在塔身的南边有个小门，听说，之前是可以从这里进入塔内，里面供奉着泛舟禅师塑像，是后来重塑的。王万朋回忆说，他小时候，这里面是一塑木雕像，惟妙惟肖。

塔身北面嵌有高1米、宽0.7米的刻石《安邑县报国寺故开法大德泛舟禅师塔铭》，记述了泛舟禅师生平及建塔经过。

塔顶的造型很少见，是十几层砖一层层反叠而上。在塔的最上端是用石头雕刻的几层造型，有垂莲、仰莲、宝盖等，大气端庄。

因为泛舟禅师塔构思独特、历史悠久，在建筑设计和营造上都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，被编入了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《中国名塔》等教科书之中，供专家学者研究考证。

这座塔是唐代能工巧匠精巧设计的结晶，更是我国古代高超的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成就的例证。

传说中的泛舟禅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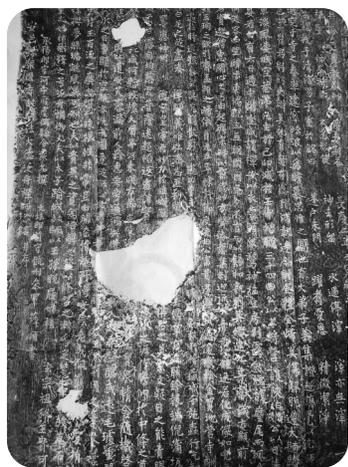
泛舟禅师塔，不仅有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，还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。

塔上的碑文记载，从左到右竖写排列，这种碑文刻法在全国都十分罕见。至于为什么这样排列，至今没有说法，王万朋解释，可能与泛舟禅师的出身有关。



▲泛舟禅师塔

本栏摄影 薛丽娟



▲《安邑县报国寺故开法大德泛舟禅师塔铭》碑文拓片



▲王万朋师傅介绍泛舟禅师塔

碑文上有几处缺失，据说是战乱时被枪炮损坏的。王万朋保留着一份碑文拓片，十分珍惜。

据史载，泛舟禅师出身王室贵族，是唐高宗李治的后世子孙。传说，他出生时，莲池荷花盛开，有人便言，他与佛门有缘。20岁时，他在大家族中寻求不到人生目标，便出家为僧。虽身出家，但心未出家，仍想着国之大事。

当时的名将曲环是安邑人，勇武从戎，屡立战功。为积功德，他返回故乡在此买地20余亩，建造了一座报国寺，请来泛舟禅师来此做住持。两人志趣相投，结为知己，常下棋至深夜。

后来好友逝世，为了纪念他，曲环招来能工巧匠，建造了一座墓塔。曲环晚年告老还乡，也在此地落户，后发展为村庄，即寺北村(原名寺北曲村)。至今村中依然有很多户曲姓人家。

厚重的河东佛教文化

王万朋遗憾地说，这么一座

砖塔从唐朝保存至今已经一千多年，而且如此完整是很难见的。可是，除碑文上的记载和专家研究的一些史料外，关于这座塔的历史故事，知道的人很少。

据史料记载，泛舟禅师一生游历，能诗善画，在画坛诗林均有影响。尤其他画的罗汉，历代评价很高。

他的《十六应真像》前后用了10多年才完成。后来，为逃避战乱，他将精心之作带到了山西。

自此，泛舟禅师的《十六应真像》成了后世临摹及雕塑罗汉佛像的范本。

很多文人墨客，都肯定和赞扬泛舟禅师对佛像创作的贡献，认为他罗汉画的质和量“总在人间为第一”。我们今天在全国各地寺院见到的唐代以后的罗汉佛像，大都源于泛舟禅师千年之前的创作。

这座塔虽藏匿在民间，但有这样的历史作陪，它的存在，便让佛教文化在河东大地上显得深沉而厚重。

睢村，一个沧桑厚重的村落，一方古老的热土。

睢村隶属绛县卫庄镇，位于县城东5公里，坐落在海拔较高的台塬地上，地势平坦，视野开阔，南望中条山，东北依晋文公墓，西北靠近紫金山，西边是条流水不断的深沟，全村4300亩地，472户，1614口人。

看到“睢”字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首古老的诗：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这首短小的诗篇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，它是《诗经》的第一篇，而《诗经》是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的古老典籍。在《诗经》中，《关雎》属《风》篇，《风》的诗成多源于民间的乡谣俚曲，这就引起人们的思索，《关雎》一诗，是否与睢村有关呢？

位于睢村西边的义沟，应是一条远古的旧河道。听这里的老人说，他记事时，此地就是水车哗哗、流水湍湍。睢雉是这里的一种水鸟，尖嘴长尾巴，在水中觅草食鱼为生，“关关”是它鸣叫的声音，至今在沟里仍可以见到。顺沟下行来到茨沟，这里沟面开阔，水聚成泊，水中一块不大的土丘上，荇菜丰沛，芦苇茂密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中的“在河之洲”。

而随着睢村翟祖国墓地的发掘，更让人相信《关雎》与睢村可能有关。据文献记载，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古代诗歌的开端，集成时间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，这与睢村前不久发现发掘的翟祖国存在时间基本吻合。

2015年7月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进驻睢村，对村北一块西周时期的墓地开始挖掘。据《史记·晋世家》记载：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唐有乱，周公诛灭唐。成王与叔虞戏，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，曰：“以此封若”，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唐在河汾之东，方百里，故曰唐叔虞，叔虞“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”因地制宜治理国家，睢村墓地很可能为戎人墓地。这次发掘，共清理墓葬437座，出土文物1500余件，其中包括陶器、青铜器及海贝、毛蚶等。使得晋南地区在棚、霸之外又出现了以诸侯为国的一个区域中心，这对探讨西周时期各个区域中心性质及其之间关系有着重要价值，最后定论，这里便是晋献公在绛县车廂城建都后吞并的西周小国——翟祖国。巧合的是，“翟”(音dí)在汉典中解释为长尾山雉，是当地的一种鸟。“祖”的意思是：古代人设置的栅栏。难道最早的翟祖国是个围栏养鸟的地方？这无证可考，但无疑又和“睢雉”贴近了一步，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。

到目前为止，翟祖国的城垣尚未发现，但作为一个区域中心，人们在各种活动中，必不可少地会产生创业的吟唱，交往的曲谣，祭祀的礼乐等。《关雎》作为赞美男女交往的一首情诗，被《诗经》在编撰时收录，也便顺理成章了。

1966年前，在睢村的南城门楼上，镶嵌着一块阴刻的门匾，上书“古咀村”三个大字，故而许多睢村人认为，他们的村名过去叫“古咀村”，而不是睢村。带着疑问，我们在县博物馆找到一块睢村名人李瑄的墓志铭。李瑄(1646~1716)，字璧六，别号方甫，睢村人，曾任大同府应州儒学学者；墓志铭中有这样记载：明初鼻祖讳肖嗣者，始迁绛邑之睢村……这表明：早在明朝初年这里就叫睢村，距今已是600多年。显然，古咀村的出现一定与筑城有关，城是何年修筑的，在当地找不到记载。后来，我们查阅了绛县所有筑城的碑记后，发现最早的也不超过清顺治年间。如果睢村也是在这个时候修筑的城墙，那么更名“古咀村”的时间就比墓志铭中提到的“睢村”迟了300年。至于睢村人筑城时为什么要改村名，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在当地的土语中，“睢(jū)”与“咀(jū)”同音，易读。二是“睢”与“咀”相比较，便写好认。现在，睢村仍沿用着古时的“睢”名，“古咀村”的叫法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。

另外，在绛县版图上，睢村的位置还是个关隘要地。过去，睢村是个十分热闹的地方，绛县东丰县的人要进城办事，睢村西边沟里的义沟桥是必经之路。

说是桥，实际上是一条横跨义沟的土坝，长约60米，高约20米，顶部不足3米宽，人们挑担、推车从桥上通过，对面便是进城必经的路村地界。从睢村下沟上桥，沟崖的两边至今还有许多早已坍塌的土窑洞。据说，这就是当年的饭店商铺，其繁荣盛景可见一斑。

睢村桥的古老可与绛县城的迁移新建相媲美，自唐高祖武德元年(618)县城自车廂城迁址至今，已过去1394年，睢村桥同样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栉风沐雨。